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蘇東坡先生全集錄目次

序 原第十卷
范文正公文集序
六一居士集序
記 原第十一卷
李太白碑陰記
喜雨亭記
放鶴亭記
石氏畫苑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石鐘山記
傳原第十三卷
方山子傳
碑原第十七卷
表忠觀碑
淮陰侯廟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司馬溫公神道碑

銘 原第十九卷
三槐堂銘
贊 原第二十一卷
延州來季子贊
郭忠恕畫贊
表狀 原第二十三卷
密州謝上表
徐州謝上表
徐州謝獎諭表

徐州賀河平表
湖州謝上表
到黃州謝表
謝徐州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謝量移汝州表
乞常州居住表
登州謝上表
謝中書舍人表
謝宣召入院狀

謝對衣金帶馬表
謝賜御書詩表
謝三伏早出院表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第二首
杭州謝上表第二首
杭州謝放罪表
謝宣召再入學士院表
謝兼侍讀表第二首

表狀原第二十四卷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潁州謝到任表第二首
謝賜曆日表
揚州謝到任表第二首
謝兼侍讀表
謝賜衣襖表
到惠州謝表
到昌化軍謝表
提舉玉局觀謝表

目畢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

序 原第十卷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

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敘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素定於畎

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

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歷敘因緣慕望處情文並妙雙收謹嚴尤與范公切合

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士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

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

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
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
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
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
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
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
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
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
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

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此序亦可弁冕歐陽子之書

記原第十一卷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韡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

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辯得是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

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
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
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
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
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
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
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
以名吾亭

淺製耳然數百年家弦戶誦文字不可不存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先、及、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次及鶴）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

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

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

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

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

月初八日記

清音幽韻序亦不煩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蜀之眉山人故紫薇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謖謖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髯而黑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絶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遊知其急難甚於爲已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

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爲毫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删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况其眞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眞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其爲人之大略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

坡進乎道矣

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

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韈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稍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

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此句剪裁勇過孟賁）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訕嘲游戲皆可書而誦之此記其一班也須知此出天才尤不易學學之輙俚俗村鄙令人欲嘔矣明袁中郎諸人制作何如不若且放讓坡老獨步

石鍾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鳴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

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
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
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
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
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
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
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
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
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

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絶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彭蠡有靈致公夜泊絶壁爲名山吐氣○碑記非公所長公辭碑版而集中載記至于兩卷之多此非公意亦收拾公文者求多不求精也余所錄共六首

傳　原第十三卷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

最難

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隱八二抑

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摸韓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並錄全疏）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

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
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
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
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
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
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
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

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於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刻畫表忠二字用意深者其詞必高固當求之扶風以上

淮陰侯廟碑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在鵲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畧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恥跨下洎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尅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

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偉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埋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銘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淸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感慨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

不能安其身于朝廷之上公所自道耳

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

若韓公自知制誥後功成名立志得道行賤以諫佛骨表貶而貴戚大臣維持調護及謝表朝以入憲宗夕以悟移袁而後寵任滋沃矣此碑終是借酒杯澆塊磊未爲確論也

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朞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

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㸑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歌詞悲壯競爽韓詩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

不靡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

在陋巷。槩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
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
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
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
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
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
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
得行。衛士見公擊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
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

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

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

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卽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

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不翅詳矣〕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疏之未

有闕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敘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旣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於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

一卌儘可不引

而紹宗與勲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

乃拜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旣相司馬爾賈於途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旣用君實我後子先時

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驚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史筆非公所長此碑猶覺清省故于諸碑志中特錄此一首

銘原第十九卷

三槐堂銘 并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閲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

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

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可以明天人之際

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
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
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
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
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
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
十年之後如持左劵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
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
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

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可以明天人之際

贊原第二十一卷

延州來季子贊 并序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令尹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

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聽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師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為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隷豈獨難於季子乎烏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子房贊曰

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眞人有化無死

似有所諷

郭忠恕畫贊并敘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戸。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陜洛閒。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輙留旬日。或絶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氷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峰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

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効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淸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尸解也贊曰

長松攙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濛寂歷烟雨滅沒恕

先在焉呼之或出

東坡怨先相視莫逆

表狀 原第二十三卷

密州謝上表

臣軾言。昨奉勅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躬。已自知於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臣軾中謝 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僞。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涓涘。以爲公朝不廢私願。攜孥上國。預憂桂玉之不充。請郡東方

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

走馬對感恩至到

不過如此雖云疎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爲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仞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爲臣之報國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徐州謝上表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己兢慙臣軾中謝 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顧慙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

成之賜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徐州謝獎諭表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勑以臣去歲修城捍水粗免疎虞特賜獎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褒稱勞勉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語臣軾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疎經術旣已不深吏事又其所短累忝優寄卒無異稱寬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乃者河決澶淵奔流淮泗百堵皆作蓋僚吏之劬勞三板不沈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璽書之榮以爲私室之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罹特遣使以存問旣蠲免其賦調

推讓得體一氣如話

又飲食其飢寒所以錄臣之微勞蓋將責臣之來效臣敢不躬親畚築益脩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補絲毫臣無任

徐州賀河平表

臣軾言竊聞黄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臣軾中謝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湮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

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稟孤城之若
塊治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
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臣
無任

湖州謝上表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兹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闊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

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到黃州謝表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準勑責授臣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僉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所訖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 中謝 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

○○引○咎○工○妙○○○○○○○

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茲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

○不○放○過○此○輩○ ○

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

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麏麚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誡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臣無任

此表是公著意之作字筋句骨語語圓成學者所當潛心玩味也

謝徐州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臣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准淮南轉運司牒，奉聖旨，差官取勘臣前任知徐州日，不覺察百姓李鐸、郭進等謀反事，臣尋具析在任日，曾選差沂州百姓程棐，令緝捕凶逆賊人，致棐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會施行，至今年七月二日，復准轉運司牒，坐准尚書刑部牒，奉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消奸宄於未萌，致使妄庸，

敢圖僭逆原其不職夫豈勝誅况玆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
官可削撫已知危至於捕斬羣盜之功乃是鄰近一夫之力靖言
其始偶出於臣雖爲國督奸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
自效於涓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
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自爲幸何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舞
虞舜之干示人不殺視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
稍有可赦無不從寬務在考實而原情何嘗記過而忘善益悟向
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求
死於飢寒石心木腸誓不忘於忠義臣無任

眞景眞情最能感動

謝量移汝州表

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誥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僉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旣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

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恫悔許以甄收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日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臣無任

乞常州居住表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絏

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資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顔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敘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敕奬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

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
埃之可言冐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覊
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
下怨仇交積罪惡横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
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
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
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
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

今江寧府

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臣無任

大著作非復四六常規

登州謝上表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絏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中謝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爲平人洗濯瑕玼盡還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

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于治郡。致茲異寵。驟及非才。恭惟先帝

真摯

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沒身難報。碎

首爲期臣無任

謝中書舍人表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臣軾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戸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談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之政但謂內朝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旣任止於訓詞故權移於胥史恬不知怪習爲故常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

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葢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唐人之譽忽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有十日並照之光而臣日侍邇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鑒之難逃謂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棄瑕往昔責效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之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支苟無曠官其敢言報臣無任

謝宣召入院狀

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溫再命而僂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親事祕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疏冗散之林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

胙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効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臣無任

謝對衣金帶馬表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駔駿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俯僂流汗交并臣軾中謝

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縉紳駕款段以言歸終安畎畝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覽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違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斷金之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臣無任

謝賜御書詩表

臣軾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賜臣御書詩一首者玉斝金尊霈若雲天之澤寶章宸翰煥乎奎壁之文喜溢心顏光生懷袖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奇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閒與聞講學卒植榮之業因人而成登劉洎之牀則臣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逼於鍾王心慕手追陋文皇之由學筆縱字大笑宋武之末工知臣遭遇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鏤之金石庶傳玩於人

人付與子孫俾輸忠於世世臣無任

謝三伏早出院表

臣軾言。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乃緣異恩。而許夙退。中謝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嚴於恭己。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淸心。日自長於化國。朝而不夕。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歸。下遂疎愚之性。臣無任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第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匹者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惠澤所加臣工知勸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疎矧兹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羡荷寵章之蕃庶入以爲榮顧形影之支離臣惟自愧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知人堯哲徧物舜仁時遺拾遺補過之臣出爲承流宣化之任子衣安吉不待請而得之我馬虺隤蓋知勞而賜者敢不勉思忠藎務報恩勤永惟廐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獄市之寄以副上心臣無任

杭州謝上表第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旣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扑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惷迂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奉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堅於晚節

臣無任

杭州謝放罪表

臣軾言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顏章顏益二人上章待罪奉
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吏議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緣剛編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領於衆言恭惟皇帝
陛下睿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羣下退託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

器使。臣敢不省循過咎。祗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
貸捨。用益廣於堯仁。臣無任

謝宣召再入學士院表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廸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使星下燭生蓬蓽之光華天澤旁流失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伾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鑾玉堂襯被絲綸之密北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離及瓜而還恍如夢寐交親迎勞都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

笑丹心之未折宜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歎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愚失之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謝兼侍讀表第二首

臣軾言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叨承新命祇服訓詞薄技已窮舊恩未替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回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以三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豈此身愚智之殊蓋所居閑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爲宜而況講讀之司帷幄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恃天日之照實常負氷淵之虞恭惟皇帝陛下大德庇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月將

以學而不厭爲智。曲收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職思其憂。本無分於中外。欲報之德。誓不易於死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表狀 原第二十四卷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匹者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執鞭請事顧影知慚恭惟皇帝陛下禹儉中修堯文外煥長轡以御卒皆四牡之良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輯事功而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臣無任

潁州謝到任表第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責輕未即滿盈於小器豐年事簡非徒飽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汝潁爲州邦畿稱首土風備於南北人物推於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修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兹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六聖總攬羣英生知仁孝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簪履之舊物嘗忝帷幄之近臣奉事七年崎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

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散材。更少勉於桑榆。誓不忘於畎畝。臣無任

謝賜曆日表

迎日推筴雖曰百王之常後天奉時惟我二后之德伏讀詔旨灼知聖心中謝伏以嗣歲將興舊章畢舉三朝受海內之圖籍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冬有郁寒知民言之可畏陽居大夏識天道之至仁故於頒朔之初更下布新之詔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視民如子以國爲家振廩勸分人自忘於艱歲消兵去殺天必報之豐年臣敢不省事清心貴農時之不奪思患預備期歲計之有餘庶竭微誠少裨洪造臣無任

楊州謝到任表第二首

一麾出守，方愧媮安，十國爲連，復膺寵寄。恩榮既溢，慙汗靡寧。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鯫生，冒居禁從，頃緣多病，力求穎尾之行。曾未半年，復有廣陵之請。蓋以魚鳥之質，老於江湖之間，習與性成，樂居其舊。天從民欲，許擇所安。恭惟皇帝陛下，欽明文思，剛健純粹，天機默運，灼知萬化之情；人材並收，各取一長之用。如臣衰朽，尚未遐遺。命至蹇而祿已盈，每懷憂懼；志雖大而才不副，莫報恩私。臣無任

謝兼侍讀表

伏奉制書除臣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者重地隆名不擇所付清資厚祿以養不才中謝伏念臣以草木之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重離繼明何煩爝火之助大廈既構尚求一木之支而臣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彷徨聞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莫報丘山之施猶貪頃刻之榮臣無任

謝賜衣襖表

十一月九日翰林醫官王宗古至伏蒙聖慈傳宣有問賜臣等勅及初冬衣襖者齊官三服已寬卒歲之憂漢札十行更佩先春之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臣軾中謝伏以禮著始裘詩歌無褐邊陲更戍本為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軫聖神之念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旁振方戰栗於天驕溫詔下融遂流澌於河凍既無功而坐食實有愧於解衣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惰媮庶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鵝之誚臣無任

到惠州謝表

先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義郎知英州軍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參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臣軾 中謝 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益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面舜干舞于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厖[illegible]

之馬猶獲蓋帷觳觫之牛得逭刀几臣敢不服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魑魅爲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臣無任

到昌化軍謝表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

求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無任

提舉玉局觀謝表

臣先自昌化軍貶所奉勑移廉州安置又自廉州奉勑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英州又奉勑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者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從縲紲復齒縉紳臣軾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妄尤會真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為冥頑迨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終蒙記錄不遂棄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位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豈非受命之符清淨無為坐獲

消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之微共霑雷雨之解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沒齒何求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臣無任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終